

新 中 學 文 庫
詞 學 通 論
吳 梅 著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著者 吳梅
編輯主幹 王雲五

國學
小叢書

詞

學

通

論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五版

(80734)

國學詞學通論一冊
小叢書

定價國幣叁元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著 者 吳 梅

主 編 者 王 雲 五

發 行 人 朱 經 農

上海河南中路

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廠

商務印書館

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
各地商務印書館

(本書校對者胡文楷)

詞學通論

目次

第一章	緒論	一
第二章	論平仄四聲	九
第三章	論韻	一四
第四章	論音律	二三
第五章	作法	四一
第六章	概論一唐五代	四八
第七章	概論二兩宋	六六
第八章	概論三金元	一二
第九章	概論四明清	一四一

詞學通論

長洲吳梅述

第一章 緒論

詞之爲學。意內言外。發始於唐。滋衍於五代。而造極於兩宋。調有定格。字有定音。實爲樂府之遺。故曰詩餘。惟齊梁以來。樂府之音節已亡。而一時君臣。尤喜別翻新調。如梁武帝之江南弄。陳後主之玉樹後庭花。沈約之六憶詩。已爲此事之濫觴。唐人以詩爲樂。七言律絕。皆付樂章。至玄宗之間。詞體始定。李白憶秦娥。張志和漁歌子。其最著也。或謂詞破五七言絕句爲之。如菩薩蠻是。又謂詞之瑞鷓鴣。卽七律體。玉樓春卽七古體。楊柳枝卽七絕體。欲實詩餘之名。殊非塙論。蓋開元全盛之時。卽詞學權輿之日。旗亭畫壁。本屬歌詩。陵闕西風。亦承樂府。強分後先。終歸臆斷。自是以後。香山夢得。仲初幼公之倫。競相藻飾。調笑轉應之曲。江南春去之詞。上擬清商。亦無多讓。及飛卿出而詞格始成。握蘭金荃。遠

接騷辯。變南朝之宮體。揚北部之新聲。於是皇甫松、鄭夢復、司空圖、韓偓、張曙之徒。一時雲起。楊柳大堤之句。芙蓉曲渚之篇。自出機杼。彬彬稱盛矣。

作詞之難。在上不似詩。下不類曲。不溜不磷。立于二者之間。要須辨其氣韻。大抵空疏者作詞易。近於曲。博雅者填詞不離乎詩。淺者深之。高者下之。處於才不才之間。斯詞之三昧得矣。惟詞中各牌。有與詩無異者。如生查子。何殊於五絕。小秦王。八拍蠻。阿那曲。何殊於七絕。此等詞頗難著筆。又須多讀古人舊作。得其氣味。去詩中習見辭語。便可避去。至於南北曲。與詞格不甚相遠。而欲求別於曲。亦較詩爲難。但曲之長處。在雅俗互陳。又熟諳元人方言。不必以藻績爲能也。詞則曲中俗字。如你我這廂那廂之類。固不可用。卽襯貼字。如雖則是。卻原來等。亦當捨去。而最難之處。在上三下四對句。如史邦卿春雨詞云。驚粉重。蛺蝶宿西園。喜泥潤。燕歸南浦。又臨斷岸。新綠生時。是落紅帶愁流處。此詞中妙語也。湯臨川還魂云。他還有念老夫詩句男兒。俺則有學母氏畫眉嬌女。又沒亂裏春情難遣。驀忽地懷人幽怨。亦曲中佳處。然不可入詞。由是類推。可以隅反。不僅在詞藻之雅俗而已。宋詞中儘有俚鄙者。亟宜力避。

小令中調長調之目。始自草堂詩餘。後人因之。顧亦約略云爾。詞綜所云。以臆見分之。後遂相沿。殊屬牽強者也。錢唐毛氏云。五十八字以內爲小令。五十九字至九十字爲中調。九十一字以外爲長調。古人定例也。此亦就草堂所分而拘執之。所謂定例。有何所據。若以少一字爲短。多一字爲長。必無是理。如七娘子有五十八字者。有六十字者。將爲小令乎。抑中調乎。如雪獅兒有八十九字者。有九十二字者。將爲中調乎。抑長調乎。此皆妄爲分析。無當於詞學也。況草堂舊刻。止有分類。並無小令中調長調之名。至嘉靖間。上海顧從敬刻類編草堂詩餘四卷。始有小令中調長調之目。是爲別本之始。何良俊序稱從敬家藏宋刻。較世所行本多七十餘調。明係依託。自此本行而舊本遂微。於是小令中調長調之分。至牢不可破矣。

詞中調同名異。如木蘭花與玉樓春。唐人已。有之。至宋人則多取詞中辭語名篇。強標新目。如賀新郎爲乳燕飛。念奴嬌爲醉江月。水龍吟爲小樓連苑之類。此由文人好奇。爭相巧飾。而於詞之美惡無與焉。又有調異名同者。如浣溪沙。浪淘沙。皆有長調。此或清真提舉大晟時所改易者。故周集中皆有之。此等詞牌。作時須依四聲。不可自改聲韻。緣舍此以外。別無他詞可證也。又如江月晃重山。江城梅花

引。四犯翦梅花類。蓋割裂牌名爲之。此法南曲中最多。凡作此等曲。皆一時名手游戲及之。或取聲律之美。或取節拍之和。如巫山十二峯。九迴腸之目。歌時最爲耐聽故也。詞則萬不能造新名。僅可墨守成格。何也。曲之板式。今尙完備。苟能遍歌舊曲。不難自集新聲。詞則拍節旣亡。字譜零落。強分高下。等諸面牆。間釋工尺。亦同鬻壁。集曲之法。首嚴腔格。亡佚若斯。萬難整理。此其一也。六宮十一調。所隸諸曲。管色旣明。部署亦審。各宮互犯。牆有成法。詞則分配宮調。頗有出入。管色高低。萬難懸揣。而欲彙集美名。別創新格。卽非惑世。亦類欺人。此其二也。至於明清作者。輒喜自度腔。幾欲上追白石夢窗。真是不知妄作。又如許寶善謝淮輩。取古今名調。一一被諸管絃。以南北曲之音拍。強誣古人。更不可爲典要。學者慎勿惑之。

沈伯時樂府指迷云。音律欲其協。不協則成長短之詩。下字欲其雅。不雅則近乎纏令之體。用字不可太露。露則直突而無深長之味。發意不可太高。高則狂怪而失柔婉之意。此四語爲詞學之指南。各宜深思也。夫協律之道。今不可知。但據古人成作。而勿越其規範。則譜法雖逸。而字格尙存。揆諸按譜之方。亦云弗畔。若夫纏令之體。本于樂府相和之歌。沿至元初。其法已絕。惟董詞所載。猶存此名。清代大

成譜。備錄董詞。而於纏令格調。亦未深考。亡佚既久。可以不論。至用字發意。要歸蘊藉。露則意不稱辭。高則辭不達意。二者交謾。非作家之極軌也。故作詞能以清真爲歸。斯用字造意。皆有法度矣。

詠物之作。最要在寄托。所謂寄托者。蓋借物言志。以抒其忠愛綢繆之旨。三百篇之比興。離騷之香草美人。皆此意也。沈伯時云。詠物須時時提調。覺不分曉。須用一兩件事印證方可。如清真詠梨花。水龍吟第三第四句。須用樊川靈關事。又深閉門。及一枝帶雨事。覺後段太寬。又用玉容事。方表得梨花。若全篇只說花之白。則是凡白花皆可用。如何見得是梨花。（見樂府指迷）案伯時此說。僅就運典言之。尙非賦物之極則。且其弊必至探索隱僻。滿紙譚言。豈詞家之正法哉。惟有寄托。則辭無泛設。而作者之意。自見諸言外。朝市身世之榮枯。且于是乎覘之焉。如碧山詠蟬齊天樂。宮魂餘恨。點出命意。乍咽涼柯。還移暗葉。慨播遷之苦。西窗三句。傷敵騎暫退。燕安如故。鏡暗妝殘。爲誰嬌鬢尙如許。二語。言國土殘破。而修容飾貌。側媚依然。衰世臣主。全無心肝。千古一轍也。銅僊三句。言宗器重寶。均被遷奪。澤不下逮也。病翼二句。更痛哭流涕。大聲疾呼。言海島棲遲。斷不能久也。餘音三句。遣臣孤憤。哀怨難論也。漫想二句。責諸臣苟且偷安。視若全盛也。如此立意。詞境方高。顧通首皆賦蟬。初未逸出題目範。

團。使直陳時政。又非詞家口吻。其他賦白蓮之水龍吟。賦綠陰之掃花遊。皆有所托。非泛泛詠物也。會得此意。則綠蕪臺城之路。斜陽煙柳之思。感事措辭。自然超卓矣。（碧山此詞。張皋文周止庵輩。皆有論議。余本端木子疇說詮釋之。較爲塙切。他如白石暗香疏影二首。亦寄時事。惟語意隱晦。僅江國正寂寂。嘆寄與路遙。夜雪初積數語。略明顯耳。故不具論。）

沈伯時云。前輩好詞甚多。往往不協律腔。所以無人唱和。秦樓楚館之詞。多是教坊樂工。及鬪井做賺人所作。只緣音律不差。故多唱之。求其下語用字。全不可讀。甚至詠月卻說雨。詠春卻說涼。（樂府指迷）余案此論出於宋末。已有不協腔律之詞。何況去伯時數百年。詞學衰熄如今日乎。紫霞論詞。頗嚴協律。然協律之法。初未明示也。近二十年中。如馮尹夔笙輩。輒取宋人舊作。校定四聲。通體不改易一音。如長亭怨依白石四聲。瑞龍吟依清真四聲。鶯啼序依夢窗四聲。蓋聲律之法無存。製譜之道難索。萬不得已。寧守定宋詞舊式。不致逾越規矩。顧其法益密。而其境益苦矣。（余案守四聲之法。實始于蔣鹿潭。其水雲樓詞如霓裳中序第一。壽樓春等。皆謹守白石梅溪定格。已開朱況之先路矣。）余謂小詞如點絳脣。卜算子類。凡在六十字下者。四聲儘可不拘。一則古人成作。彼此不符。二則南曲引

子多用小令。上去出入。亦可通融。固無須斤斤于此。若夫長調。則宋時諸家。往往遵守。吾人操管。自當瑯從。雖難付管絃。而典型具在。亦告朔餼羊之意。由此言之。明人之自度腔。實不知妄作。吾更不屑辯焉。

楊守齋作詞五要。第四云。要隨律押韻。如越調水龍吟。商調二郎神。皆用平入聲韻。古詞俱押去聲。所以轉摺怪異。成不祥之音。昧律者反稱賞之。真可解頤而啓齒也。守齋名纘。周草窗寶洲漁笛譜中所稱紫霞翁者。卽是。嘗與草窗論五凡工尺義理之妙。未按管色。早知其誤。草窗之詞。皆就而訂正之。玉田亦稱其持律甚嚴。一字不苟作。觀其所論可見矣。戈順卿又從其言推廣之。於學詞者頗多獲益。其言曰。詞之用韻。平仄兩途。而有可以押平韻。又可以押仄韻者。正自不少。其所謂仄。乃入聲也。如越調又有霜天曉角。慶春宮。商調又有憶秦娥。其餘則雙調之慶佳節。高平調之江城子。中呂宮之柳梢青。仙呂宮之望梅花。聲聲慢。大石調之看花回。兩同心。小石調之南歌子。用仄韻者。皆宜入聲。滿江紅有入南呂宮者。有仙呂宮者。入南呂宮者。卽白石所改平韻之體。而要其本用入聲。故可改也。此外又有用仄韻。而必須入聲者。則如越調之丹鳳吟。大酺。越調犯正宮之蘭陵王。商調之鳳凰閣。三部樂。霓裳

中序第一、應天長慢、西湖月、解連環、黃鍾宮之侍香金童、曲江秋、黃鍾商之琵琶仙、雙調之雨零鈴、仙呂宮之好事近、蕙蘭芳引、六么令、暗香、疏影、仙呂犯商調之淒涼犯、正平調之淡黃柳、無射宮之惜紅衣、中呂宮之尾犯、中呂商之白苧、夾鍾羽之玉京秋、林鍾商之一寸金、南呂商之浪淘沙慢、此皆宜用入聲韻者。勿概之曰仄。而用上去也。其用上去之調。自是通協。而亦稍有差別。如黃鍾商之秋宵吟、林鍾商之清商怨、無射商之魚遊春水、宜單押上聲。仙呂調之玉樓春、中呂調之菊花新、雙調之翠樓吟、宜單押去聲。復有一調中必須押上。必須押去之處。有起韻結韻。宜皆押上。宜皆押去之處。不能一一臚列。（詞林正韻發凡）順卿此論。可云發前人所未發。應與紫霞翁之言相發明。作者細加考覈。隨律押韻。更隨調擇韻。則無轉摺怪異之病矣。

擇題最難。作者當先作詞。然後作題。除詠物、贈送、登覽外。必須一一細討。而以妍雅出之。又不可用四六語。（間用偶語亦不妨）要字字秀冶。別具神韻方妙。至如有感、卽事、漫興、早春、初夏、新秋、初冬等類。皆選家改易舊題。別標一二字爲識。非原本如是也。草堂詩餘諸題。皆坊人改易。切不可從。學者作題。應從石帚草窗。石帚題如鷓鴣天。予與張平甫自南昌同遊云云。浣溪紗。予女須家沔之山陽云云。

霓裳中序第一。丙午歲留長沙云云。慶春宮。紹熙辛亥除夕。予別石湖云云。齊天樂。丙辰歲與張功甫會飲張達可之堂云云。一萼紅。丙午人日。予客長沙別駕之觀政堂云云。念奴嬌。予客武陵。湖北憲治在焉云云。草窗題。如渡江雲。丁卯歲未除三日云云。采綠吟。甲子夏。霞翁會吟社諸友云云。曲遊春。禁煙湖上薄遊云云。長亭怨。歲丙午丁未。先君子監州太末云云。瑞鶴仙。寄閒結吟臺云云。齊天樂。丁卯七月既望云云。乳燕飛。辛未首夏。以書舫載客云云。敘事寫景。俱極生動。而語語研鍊。如讀水經注。如讀柳州遊記。方是妙題。且又得詞中之意。撫時感事。如與古人晤對。（清真夢窗詞題至簡。平生事實無從討索。亦詞家憾事。）而平生行誼。即可由此考見焉。若通本皆書感。漫興。成何題目。

意之曲者。詞貴直。事之順者。語宜逆。此詞家一定之理。千古佳詞。要在使人可解。嘗有意極精深。詞涉隱晦。翻釋數過。而不得其意之所在者。此等詞在作者固有深意。然不能日叩玄亭。問此盈篇奇字也。近人喜學夢窓。往往不得其精。而語意反覺晦澀。此病甚多。學者宜留意。

第二章 論平仄四聲

平仄一道。童孺亦知之。惟四聲略難。陰陽聲則尤難耳。詞之爲道。本合長短句而成。一切平仄。宜各依本調成式。五季兩宋。創造各調。定具深心。蓋宮調管色之高下。雖立定程。而字音之開齊撮合。別有妙用。倘宜平而仄。或宜仄而平。非特不協于歌喉。抑且不成爲句讀。昔人製腔造譜。八音克諧。今雖音理失傳。而字格具在。學者但宜依仿舊作。字字恪遵。庶不失此中矩矱。凡古人成作。讀之格格不上口。拗澀不順者。皆音律最妙處。張綖詩餘圖譜。遇拗句卽改爲順適。無怪爲紅友所譏也。拗調澀體。多見清真、夢窗、白石三家。清真詞如瑞龍吟之歸騎晚。纖纖池塘飛雨。憶舊遊之東風竟日吹露桃。花犯之今年對花太匆匆。夢窗詞如鶯啼序之快展曠眼。傍柳繫馬。西子妝之一箭流光。又趁寒食去。霜花腴之病懷強寬。更移畫船。白石詞如滿江紅之正一望千頃翠瀾。暗香之江國正寂寂。淒涼犯之怕匆匆。不肯寄與誤後約。秋宵吟之今夕何夕恨未了。此等句法。平仄拗口。讀且不順。而欲出辭爾雅。本非易易。顧不得輕易改順也。雖然。平仄之道。僅止兩途。而仄有上去入三種。又不可遇仄而概以三聲統填也。一調之中。可以統用者。十之六七。不可統用者。十之三四。須斟酌穩愜。方能下字無疵。于是四聲之說起矣。蓋一調有一調之風度聲響。若上去互易。則調不振起。便有落腔之弊。黃九煙論曲。有三仄應須

分上去。兩平還要辨陰陽之句。填詞何獨不然。如齊天樂有四處必須用上去上聲。清真詞。雲窗靜掩。露囊清夜照書卷。憑高眺遠。但愁斜照斂。是也。此四句中。如靜掩、眺遠、照斂。萬不可用他聲。故此詞切忌用入韻。雖入可作上。究不相宜。又夢芙蓉。亦有五處必須上去上聲。夢窗詞。西風搖步綺。應紅綃翠冷。霜枕正慵起。仙雲深路杳。城影蘸流水。是也。步綺、翠冷、正起、路杳、蘸水。亦萬不可用他聲。此詞亦忌入韻。又眉嫵。亦有三處用上去上聲。白石詞。信馬青樓去。翠尊共款。亂紅萬點。是也。中如信馬、共款、萬點。亦不可用他聲。至如蘭陵王之多仄聲字。壽樓春之多平聲字。又當一一遵守。不得混用上去入三聲也。此法在詞中雖至易曉。但所以必要遵守之理。實由發調。余嘗作南曲集賢賓。據舊譜首句云。西風桂子香正幽。用平平上去上平去平。歷按各家傳作。如西樓云。愁魔病鬼朝露捐。長生殿云。秋空夜永碧漢清。皆守則誠格式。因戲改四聲作之云。烽煙古道人嬾遊。此嬾字必須落下。而此處卻宜高揭。遂至字頓喉間。方知舊曲中如博山雲裊雞舌焚。尋常杏花難上頭類。歌時轉振怪異。拗折嗓子也。因曲及詞。其理本同。清詞名家。惟陳實庵、沈閨生、蔣鹿潭能合四聲。餘皆不合律式。清初諸家。如陳迦陵、納蘭容若、曹溶輩。且不足以語此也。蓋上聲舒徐和軟。其腔低。去聲激厲勁遠。其腔高。相配合用之。方能抑揚有致。

大抵兩上兩去。法所當避。陰陽間用。最易動聽。試觀方千里和清真詞。於用字去上之間。一守成式。可知古人作詞之嚴矣。

萬紅友云。名詞轉折跌宕處。多用去聲。此語深得倚聲三昧。蓋三仄之中。入可作平。上界平仄之間。去則獨異。且其聲由低而高。最宜緩唱。凡牌名中應用高音者。皆宜用此。如堯章揚州慢。過春風十里。自胡馬窺江去後。漸黃昏。清角吹寒。凡協韻後轉折處。皆用去聲。此首最爲明顯。他如長亭怨慢。樹若有情時。望高城不見。第一是早早歸來。算空有并刀。淡黃柳之看盡鵝黃嫩綠。怕梨花落盡成秋色。其韻頭處。無一不用去聲者。無他以發調故也。此意爲昔人所未發。紅友亦言之不詳。因特著之。

入聲之叶三聲。中原音韻。葉斐軒詞林韻釋。既備列之矣。但入作三聲。僅有七部。支微魚虞皆來。蕭豪歌戈家麻尤侯諸部是也。然此是曲韻。于詞微有不合。就詞韻論。當分八部。以屋沃燭爲一部。覺藥鐸爲一部。質櫛迄昔錫職德緝爲一部。術物爲一部。陌麥爲一部。沒曷末爲一部。月黠藥屑薛葉帖爲一部。合盍業洽狎乏爲一部。如此分合。較戈氏詞林正韻爲當矣。其派作三聲處。仍據高安舊例。分隸前列七部之內。則入作三聲。亦一覽而知。詳後論韻篇。此其大較也。惟古人用入聲字。其叶韻處。固不外

七部之例。如晏幾道梁州令。莫唱陽關曲。曲字作邱雨切。叶魚虞韻。柳永女冠子。樓臺悄似玉。玉字作于句切。又黃鶯兒。煖律潛催幽谷。谷字作公五切。皆叶魚虞韻。辛棄疾醜奴兒慢。過者一霎。霎字作始鮮切。叶家麻韻。張炎西子妝慢。遙岑寸碧。碧字作邦彼切。叶支微韻。又徵招換頭。京洛染緇塵。洛字須讀作郎到切。叶蕭豪韻。此與曲韻無所分別。至如句中用入。派作三聲處。則大有不同。大抵詞中入聲協入三聲之理。與南曲略同。不能謹守某斐所派三聲之例。如歐詞摸魚子。恨人去寂寂。鳳枕孤難宿。寂寂叶精妻切。蘇軾行香子。酒斟時。須滿十分。周邦彥一寸金。便入漁釣樂。十入二字叶繩知切。秦觀望海潮。金谷俊遊。谷叶公五切。又金明池。才子倒玉山休訴。玉叶語居切。姜夔暗香。舊時月色。月叶胡靴切。諸如此類。不可盡數。而按諸某斐舊律。或有未盡合者。此不得責訂韻者之誤。亦不可責填詞者之非也。蓋入聲叶韻處。其派入三聲。本有定法。某字作上。某字作平。某字作去。一定不易。僅宗高安某斐二家。亦可勿畔。至于句中入聲字。嚴在代平。其作上去。本不多見。詞家用仄聲處。本合上去入三聲言之。即使不作上去。直讀本聲。亦無大礙。故句中入字。叶作三聲。實無定法。既可作平。亦可上去。如用十字。其在平聲格。固必須協繩知切。讀若池音。苟在仄聲格上。則作去可。作本字入聲讀。亦無不可。所